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與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只此一人

作者簡介：作家，廣東人，香港長大和工作，現職傳訊顧問，閒時看看書，寫些小故事。

伍淑賢

志忠

志忠給我媽媽的第一個電郵是這樣寫的：

「你的網頁很好，對我們這種人真有用。我最近碰上很多困難，可以請教你嗎？」

我是媽媽的IT人。幾年前媽媽退休，不再教小朋友鋼琴，是怕了家長的嘴臉，也怕了要年年月月幫人準備考試。我說不如弄個網頁吧，很多成年人都很想學琴，也肯花錢和用心，只是一般鋼琴老師都不懂教大人，只會不耐煩，覺得他們笨，成人學生很快就給老師打擊了信心而放棄，還留下終身難受的回憶，多可惜。外國有很多這類輔助成年人學樂器的網頁，很受歡迎。我說，媽媽，說不定這會是一盤小生意呢。

媽媽說，成年學生有太多人生包袱，我不想當他們的心理醫生。網頁引來的人三教九流，到時不知怎樣應付。我說，媽媽你想當心理醫生也當不來。你只要收幾個成年學生，每星期告訴我你的新鮮體驗，我便會幫你在網上發文章，一切不用你操心。我還會替你檢查電郵和留言，無聊的，我們刪掉就是。

就這樣開始了。我用一切IT人會用的方法，給媽媽打造了一個很潮而有權威的網上音樂人性格，替不為考試而學音樂的天下人發聲。不久就有很多人點擊我們的網頁，我又以媽媽的名義寫樂評，古典流行都評，於是開始有人在我們網頁放廣告，還有學校請媽媽去演講，但我都替媽媽暫時婉拒了。現在還不時候。要把人的胃口吊夠，到最熱的時候才出擊。到時，還是不能現身，就像某些流行女作家，既要無處不在，又永遠不讓人見到真面目。

因為我是弱聽的，媽媽口沒說，但心底一定很驚訝，我們這小小網頁可以做得這麼成功。

你是怎樣跟得上樂壇消息的呢？她有時會問。我說還不容易？現在的音樂不用聽，找個譜看看，上上網，就知其八九。我耳朵其實是越來越不行了。有時媽媽的學生來我們家練琴，準備演出，或者她的朋友來玩弦索四重奏，我聽到的只是最響亮的幾個小節。不過我還是會安靜坐著看完，讓身體享受器物的震動，享受那種相連的感覺。有時也會攤開譜來看。讀譜我很快樂。

說回志忠。我遲來不及給他回覆，他已經發來一個很長的Word文檔，是一封以很大心力寫的信：

「上次說的困難，其實是這樣。我是一個聽不到的人，但日常並非一片靜寂，而是不斷聽到各種雜音。我看書，科學家說世界上是沒有silence完全安靜的，人聽到的聲音，都受我們的身體結構和血液循環影響。我不幸只聽到自己身體裡的噪音，所以特別想知道安靜是怎樣，更想知道在安靜中聽音樂是怎樣。

「一年前我身體出現了變化，每晚八點到九點左右，我會感覺到一小時左右的清靜，醫生也解



■ 插畫：楊智恆

釋不到，只說先觀察吧。當然這種靜，不是普通人感受到的那種純純的靜，那種安靜我還記得，而是有多重低音的，只是相對較少而已。你知道我馬上做了甚麼？我立即去報了琴行的初級鋼琴課程，當然是晚上八至九點那班！我很難解釋為甚麼會這樣做，我想是為了去經歷一種我本來不應有的幸福吧。我不知道每晚一小時的清靜會維持多久，所以趕快行動。

「當然，我沒有告訴教琴的老師我是聽不到的。他上課時說的，我讀得大約明白，然後我就不說話，老師以為我是沉默寡言而已。上課時我見到他示範，我就照彈一遍，當然丁點兒都聽不到，但琴對我有反應，那種震動我很喜歡。音符樂理我小時候學過一點，也難不倒我。

「不過，半年之後，練習曲開始複雜，讀譜和手指配合越來越跟不上，我又不能開聲問，老師問我，我又不答，他開始不耐煩。十開九不答，有一天我知道他真生氣了，因為從那晚開始，上課時的空氣像有毒，他憤怒地教，我驚怕地學。其實我是很喜歡這老師的，他本是個溫溫和細心的人，卻給我弄成這樣子，我很難過。

「我現在該怎麼做呢？當然我可以不去上課，不過逃避不是辦法。請賜教。志忠。」我給媽媽看。媽說很簡單，給他回覆個短的，說，我很明白你的心情，不如你下次試試和老師坦率地解釋你的情況吧，溝通是最好的方法。我照做了。後來我問醫生，將來我完全聽不到的時候，也會像志忠這樣嗎？醫生說每個人的情況不同，只要每天開心生活，別想太多。

志忠沒了音信幾個星期，有天突然發來訊息：「我前天下課後給老師一封事先寫好的信，大意是說我是很有心的，只是讀譜視彈很慢，希望他不要放棄我這個學生。他看完信，我看他的嘴巴動，大概說鋼琴是他的專業，他是有要求的，不要來玩，然後就走了。昨天，我又在街上碰到老師，我跟他笑，他老著臉別過去不看我。我下

午就發傳真去琴行退學。」

做得好，大快人心，我給他寫。然後我用媽媽的身份，為志忠化了個假名，把故事寫出來，放到網上，當然語調是正氣地說雙方都有責任，但網友還是同情志忠這方居多，有些更揚言要把這老師在網上作人肉搜尋。

媽媽後來說，那老師其實也沒錯呀，是志忠不坦白在先，換了是她，也會一樣。我給媽媽寫：老師就是要包容體諒；要向學生動真氣的話，就不專業，就不要當老師。媽媽說，真不明白你們在想甚麼。

但我覺得我明白志忠想些甚麼。我當下就約他第二天出來見面。我以為，這會是一個村上春樹小說般的約會，以為志忠也是村上春樹小說般的男人。幸好不是。

我們約在灣仔街市一個豆腐花老店，因為志忠說他很久沒吃豆腐花。他一進來我就知道是他，因為頭形非常特別。

我們都是聽不到的，卻不想用手語，寫便條太麻煩，索性用手機上MSN，邊寫邊看邊吃豆花，很忙。

他問我為甚麼老盯著他。我答因為他很眼熟。我像誰呢？他寫。

我答，你看過日本的浮世繪嗎？你長得很像裡面的殺人犯。

他大笑。我聽不到他的笑聲，或者根本沒有聲音。不過從店裡其他客人的反應，我估計志忠是發出了一串奇異的聲音。人們於是開始知道，我們是特別的人，不是一對普通沉迷電玩的宅男。

志忠答，我喜歡你爽快。

我寫，你不學琴，那八點到九點做些甚麼？他答，甚麼都不做，就躺在那裡，享受沒有噪音的感覺。

那其他時間呢？腦子裡吵成甚麼樣子？他寫，有時是打樁，有時是飛機升降，有時是大馬力電鑽。最好是瀑布聲，不過很少這樣幸運。

我也有時也這樣，不過雜音多是一片混沌，甚麼也不是。我有點感慨地寫。

他答，可以是一點甚麼的。我會把聲音畫出來，變為一幅畫。

是怎樣的畫呢？他寫，有時是塗鴉，有時模仿日本漫畫，好多時是自畫，要不要看？

志忠給我看他手機上儲存的作品，有十多張電腦製作的自畫像，每張的臉容，似乎都享受著人世最妙美的樂章。

他問，還像不像殺人犯？我寫，你真會裝假呢。

我再想一回，寫：我們來合伙吧。我們一起，管他聽到聽不到，一定會鬧出名堂。

不休（成為夢），沒有值得持續下去的理由了。就靜靜的書寫一片漠然，靜靜的關上門假裝不讓生活流走，保持幸福原本的姿態。於是他談談人生中最堅固的樹枝，像吮吮那雙不再高傲的乳房，把她放下來兇猛地強暴，從虛設的節奏開始。

一千九百個太陽只有一絲微光，紅與黑，但依然迸發出光芒，從一邊到另一邊，我們借助於光像墮入無底洞。每一扇窗都不是固定的，他躲在黑盒子背後攝取微笑，與一堆死肉擠眉弄眼。其實這樣何等玩味，他的信仰脫離他的書寫，偶爾放棄在午後喝咖啡的時光，欣賞鄰居掛在大廳的相片。女孩在黃昏色的叢林奔跑，跑出他的戒備。這首詩就這樣寫：

「我怎麼才能讓你看到我身體裡正在下着雨呢？」

她塗抹眼影一片綠，經過無數次風暴，她拍翅欲飛躲避盤石，在她相信存有真理的地方袒露乳房，為它們哺乳，那些苦澀沒有營養，沒有一棵勇敢的樹放下身段提著她的乳房吮。她沒有愛情，只有零落的房間和粉色的燈管，她寫道：

「我從來沒說過結婚是孩子們的玩意兒，我只是一個女人，我覺得寂寞。」

他一再地覆述自己，這個冬季已經很疲倦，就算靜靜坐著也非常耗力，關掉整個世界，每個深夜的夜晚就不能進來，只剩下這種無休止的脹痛。

短載

沈小益

作者簡介：自由職業，寫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發表作品多篇。《別人的嘴巴，我的故事》獲台灣《聯合文學》短篇小說推薦獎（第二名）。

捉黃鱔的張雙全舅舅

沒有一個人因為這事怪我的雙全舅，我們王公橋所有的人——包括與他不共戴天的舅媽——都沒有怪他，我們把他看作是一頭不怕開水燙的死豬，人們都懶得去怪他了。我不是雙全舅肚子裡的蛔蟲，不知道他當時是怎麼想的。不過有一點倒是確定無疑的，在這個慘劇發生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雙全舅舅的頭髮全變白了。日後我看到那個要報血海深仇的伍子胥因為不能過昭關而一夜急白了頭髮的故事，雖然我不全信，但覺得它至少不是完全捏造的，至少有一點生活的依據。

後來，雙全舅的女兒都嫁出去了，可是他的大兒子一直沒有結婚。並不是沒有媒人來提親，每次只要女方聽說他是雙全舅的兒子，事情就告吹。雙全舅的大兒子是個很老實的人，如今這個社會這個世界，你太老實了不行，賺不到大錢，也不容易討到婆娘。

雙全舅喜歡打麻將，喜歡賭寶。王公橋的人們說，雙全要是賭寶了，狗就不會吃屎了。賭寶是需要賭資的，雙全舅沒有錢，也沒人借給他錢，他就自己到山中去砍柴，送到燒窯的地方買個十幾二十塊錢。他永遠幻想着以此去翻本，卻也永遠把自己的血汗錢送給別人。我們這裡管這種人叫做「老送」。

我在龍虎中學教書，學校隔家裡並不遠，也就七八里路的樣子，但我一年中難得回老家王公橋幾次。有一次回去了，夜幕降臨，我覺得無所事事，就到孝忠舅家打麻將。我們不是打錢的，誰輸了誰戴草帽子。一圈牌還沒有結束，雙全舅來了，孝忠舅就把自己的位子讓給了老兄。電燈光很好，可是，雙全舅幾乎要把眼睛貼到麻將上才能看清，別人打了什麼牌，他要好半天才能弄清楚。到底是人老了，眼睛花了，手腳慢了。我笑着對雙全舅說：「雙全舅，你能不能稍微快一點？」

他說：「急什麼？催什麼？我像你這樣年紀的時候，出牌的速度不比你慢。」

我仍然笑着說：「雙全舅，本來輪不到我這樣的晚輩來講你，聽人講，你經常跟那些後生去打牌。照你這個情況，十回怕有九回輸。」

雙全舅說：「那不一定，要看運氣。」

孝忠舅說：「什麼運氣？請你十回輸九回都是客氣的，我看呀，是十回要輸十一回！」

雙全舅不再說話。周鐵匠說：「打牌打牌，空事少講。」

這個晚上，草帽子就在雙全舅的腦殼上生了根。

某一天，弟弟打來電話，說雙全舅死了。我說我們不放假，你就跟我付個禮吧。弟弟說，喪事早辦完了。我說，哦，那就算了。弟弟又跟我說了兩件事情就掛了電話。雙全舅死了，我不高興，也不悲傷。人固有一死，雙全舅的死亡當然不會重於泰山（今後我的死也一樣），會不會輕於鴻毛呢？我不知道。雙全舅不是能讓人高興的人，也不是能讓人悲傷的人。我相信，面對他的死亡，王公橋的很多人跟我一樣，不會高興，也不會悲傷。當然，也許他的崽女會哭一下的，他的妻子——我的舅媽，不知道會不會哭？

而我們王公橋的小山，會一如既往地敞開它寬厚堅實的胸膛，接納死去的人。如果說，人生在世有巨大差別的話，人死之後，他們就一樣了。雙全舅是個聰明人，他是能夠想到這一點的。想通了之後，我的雙全舅就會安息的，安息在十八層地獄之下，或者安息在九天之上，遠離在世時的一切光榮與恥辱，一切黃鱔與非黃鱔的故事。

（完）

詩意偶拾

木透

今天我好了

今天我好了

講講環境吧今天

在社會大街找找迷過路的小巷

有單車駛雨的廢爛黃昏

海洋很遠，船已沉了

故事從書店的第一本書擦掉

發現鉛筆痕是一件大事

能夠相信最後有很多事是錯的

這幾天大概不會下雨

無用清洗，無有任何再骯髒的可能

大概要等到今天之後很遠很遠的時候吧

連道德也變成病

大社會停止，信箱只有兩封公文

寫著「你必須相信最大限度以及社交舞場」

「信託公司與願景」

這樣我接受不了不去想像一下

臺鹽之間的世界，我被觀察

在強烈的差異中被觀察成一種別的東西

不能避免繼續這樣

就好了，今天全部人與我一起面談

我乘車到絕望公路給你寄信

我寫

「嘿，如此一般的雲朵，看起來不值得在上面飄
今天只有藍天和鏡子，公告欄上有一行無韻的字
一個女人坐在車站對面望著同一朵雲。完了。
不用回信，我生病的日子都在養龜
我不寂寞，日安。」

然而

看見蟲，這次我折下牠一隻翅膀

看他單翼飛翔的困難

給他放一首叫「愛」的歌

令他昏迷在我的感覺裡

並沒有甚麼不好的惡作劇長滋長

看起來就是另一隻眼睛在看另一個人

很久很久以後會愛上那個人的

我想我會把那個人愛得這個故事的結局

有我猜想過的一張皮沙發

上面有因坐得太久而發亮的油膩

但沒有任何殘酷的道德要我傷害這隻蟲

牠也有自己的愛情和所有流淚的經驗

我知道有一部電影很適合這樣

很適合今天的好天氣

我將得到一個越洋的皮箱

去波蘭展開報復事業

彷彿能看見被褻奪的是另一個我

他過着混沌的日子

在隧道吹古老的民歌

但是今天我好了

所有陰天都攔成行李被寄送

我要還你一座心靈的監獄

把你寄到雲的對面看一片自由的海

落日就是撕掉的那天

2010.12.

浮城記

唐黑

他們的精神生活

一、她和她的客人們

在灰白乾枯的日子裡，她那麼專注地種著異國的水稻。她笑的時候，近乎一隻初冬的季鳥，淺淺的喙梳理着羽毛。偶爾她騎着大車，轉過時代的街頭，像一把粉紅的火點着了所有陌生的注視。她笑了，看起來是一枚慢慢盛放的丁香，不近人煙，看不見刺卻帶着青色和鋒利。

沒人按鈴的日子，她愛一個人吃橙。慢慢擱下果肉上的纖維，吮吮晶瑩如玉的汁液，似乎一天最值得反芻的，便是那種吃橙的自由。從煩躁走到了和諧，走到這個灰白的城市中央，帶着橙色目光，浸泡了滿城被生命放逐的人。她嫵媚的舞擺着裙袂，顯得那麼脆弱，像一個青花瓷透出的光。有時她會把橙皮丟在梯間，並在上面踏幾腳，緩緩的呼氣，靠着生鏽的水管，緩緩的抽菸。直到比煙更綿長的門鈴叮噠響起了。

她挺着筆直的腰桿，她點頭，微笑，走兩步。在那些帶着刺激的日子裡，她像不曾為誰而存在過，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思考，風吹乾了她髮絲上的汗，但那一堆無法風乾的夢，書寫在煩躁的窗口，顯得沉甸甸。在灰色的黃昏裡，能聽到她說：粉紅是溫柔的病，如果只有一種選擇，我願意放下體重和思想，讓日子藏在抽屜裡，讓人聽不見。

一陣暴雨般的沉默拍打着她，安靜的二樓，只有她用刀剝橙皮的聲音，和在 she 撫摸下熟睡的水

稻。但潮水過的屋簷變得那樣殘破，她躲在渴睡的身體裡，等待一場久久未下的雨。她不知道這個城市為甚麼要躺成那個樣子：讓午夜醒着，讓守着午夜的貓落單。踏在長夜的尾巴上被貓過的地方還暖暖的，她向窗外的深處潛去，漸次的碰擦這個敏感的玻璃罩。只要她仍活在未央的春天，那條崎嶇的魚便是湛藍的愛情夾雜在一件難忘的往事之中，只有些露出的大致。

在灰白乾枯的日子裡，她那麼專注的，聽着他們說分別的故事，讓內心不可收拾。她帶着安全的羞恥。她一轉身就看見背叛她的貓，經過窗口的欄杆，突然她就被徹底壓垮了。

二、他和他的女人們

他把恐懼塞在子宮裡，在孤獨的時候插花，為花挖墳。他將自己擄乾後掛在無風的季節，一點一點釋放出自溺的情節，寫一隻鴉鳥飛成林黛玉的樣子，撞破牆上那幅結婚照。所有毒草聞風而致，還有蚊蚋黃綠的玫瑰蠟，毫無理由地嵌入他營造的花園。

被折斷的陰影起初還有顏色，但葉子也沉默了，天空只剩下一絲薄煙。有些眩暈舉重若輕，澆灌在一隻形而上的蜜蜂，尖銳的螫破他的居所，一個假象跌出去，剛好讀到那首詩最隱晦的韻腳。

午睡繼續荒蕪，也說是夢，凡是不確定的都喋喋